



白
烨/著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边看边说



一旦浅俗化的文学作品大行其
那么读者的文学欣赏层次与文
在这种局面下，传统文学与经

在无形中被拉低。
且渐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边看边说

王干题



白
桦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看边说 / 白桦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

ISBN 978-7-5068-3941-9

I. ①边… II. ①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6258 号

边看边说

白桦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树建

责任编辑 邹攀峰 戎 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41-9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现场直击

- 002 文学走进新世纪之后
- 004 爱情：人生与文学的永恒主题
- 006 她们的写作：擎起文坛“半边天”
- 011 女性写作的个人化与多样化
- 015 压力下的成长：关于“七十年代写作”
- 020 我眼中的 2001 文坛
- 023 2002 年：我印象深刻的 10 本书
- 030 2003 年的 5 部长篇小说
- 032 不仅仅是“昨天”
- 034 2005 年的 10 部长篇小说
- 039 2006 年的 10 部长篇小说
- 044 遭遇“媒体时代”
- 050 2007 年的 10 部长篇小说
- 054 “80 后”在成长
- 059 2008 年的 8 部长篇小说

第二辑
文事杂感

- 063 在成长中成熟
- 068 2009 年的 8 部长篇小说
- 071 在新变中前行
- 076 个性显扬 品类多样
- 081 生气勃勃 亮点多多
- 089 春华之后又秋实
- 098 重心由乡土向城乡位移之后
- 104 你有怎样的文学理想
- 107 更新你的思维方式
- 110 知识就是力量
- 114 买书三愿
- 116 有书无斋
- 118 诗的诱惑与演练
- 121 我的评论从这里起步
- 123 散文耐读了

- 127 贵在“有趣味”
- 131 一份刊物与一种批评
- 136 在理解和扶持中自省、自强
- 140 《白鹿原》《尘埃落定》及其他
- 149 不朽的赵树理
- 151 在保护中发掘和利用
- 157 史料整理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 160 回顾历史 汲取经验
- 164 主旨、主将与主脉
- 184 领略认真
- 186 真学问 真性情
- 191 由衷的敬意及其他
- 195 一个执拗的好人
- 200 是纪念，也是回报
- 204 豁达与尊严

210	在变亦不变中演进
213	本色陈忠实
219	多色贾平凹
226	“各色”王朔
232	评坛“这一个”
238	“路遥知马力”
245	“一鸣惊人”前后的故事
250	走红的受难者
259	京都文坛陕西人
266	戴来有戏
270	葛水平的人与文
273	身在漂泊 心系文学
277	“老字号”的新传人
281	后 记



—第一辑—

现场直击

文学走进新世纪之后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千年之一，也是世界的和中国的文学长足发展的千年之一，其最为主要的标志是文学史无前例地呈现出多元化、现代化和全球化。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还会发生哪些显著而新颖的变化呢？在这里，不敢妄谈世界文学，只想就中国文学的演进作一些个人的预测。

我认为，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首先将进一步走向个人化。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化的精神劳作，而新的时代又为个体的人的自由而充分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文学从创作到批评、到欣赏，都会更加表现出新时代的人们的各个不同的个性，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精神的多元共生，使文学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并层层递进。

其次的一个趋向，是文学的生存方式与传播方式的民间化。中国当代文学50年，主要是体制内往返循环的文学，而从九十年代之后，在作家的生存和文学的生产等方面，都开始出现一些民间化的趋向，如无单位依托的自由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二渠道”运作等等。随着新的世纪里社会生活

中民间空间的生成与扩大，作家的生存和文学的运作，将不再全部依赖于现有的体制，文学的民间化状态也将会逐步壮大并健康成长。

第三个趋向，可能是文学的女性化问题。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许多时期，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虽大有发展，但充其量是多元文学中的一元。但近年以来，文学从业者中的新人，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女性，甚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主要以女性为主，活跃在当下文坛的就有二三十人之多，以她们为主体的“女性时常文学”声势也越来越大。女作家如雨后春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学报刊、文学出版领域的女主编、女记者、女编辑也席卷文坛，大有占有居多数地位之趋势。这种走势到了新世纪，自然不会无端缩减，而对新女性为主的创作群体、编辑群体和读者群体的联袂发展，必将给文坛的创作格局和审美时尚带来前所少有的新的更变。

还有一个趋向也显而易见，这便是文学的网络化发展。目前，网络及网络文学正方兴未艾，在新的世纪里它无疑将是社会生活中发展最快而又影响最大的文化产业。因为网络文学创作的自发性和发表的随意性，可能使它在发展中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它符合创作的个性化本性将使它带着随心所欲和鱼龙混杂的特征迅猛发展，并以创作无约束与传播的现代化对传统文学予以丰富并构成挑战，给文学的总体格局和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以上关于未来文学走向的刍议，是自己基于文学的现状与动向所作的个人预测，既够不上全面，也未必能灵验，只不过想借以表达一个批评人在世纪门槛的观察与思考，作为对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多梦的祝愿。

爱情：人生与文学的永恒主题

爱情之于人类，不仅是繁衍生命的需要，而且是滋润人生的需要。由于这样的终极性缘由，作为“人学”之文学，自古以来就围绕着爱情的主题浅吟高歌，而且常写常新，历久不衰。从古到今，由外到中，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无不与爱情密切相关，如从《荷马史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少年维特的烦恼》《情人》，从《孔雀东南飞》《西厢记》到《红楼梦》《倾城之恋》。一部人类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的爱情史。

文学作品对于爱情反映的程度，常常与爱情在一定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形成正比。“十七年”间，爱情生活在社会中有较多的禁锢，爱情小说相对萎缩，人们只好在《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小说的某些爱情描写里寻找些许寄托。新时期之后，各种禁区纷纷突破，爱情观念不断演进，爱情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断凸显，文学创作中才有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相继涌现，这些小说一时反映了爱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动又推导了这种变动的进程。在此后的爱情小说方面，我以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

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各以具有人性深度和生命力的探悉，有力地推进了爱情小说的创作发展，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感觉，折射了社会现实中爱情生活的深刻变动。

当前的爱情小说创作，已经无所禁忌，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境地。别的不说，贾平凹的《废都》能面世，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社会对爱情尤其是失范爱情的容忍程度。我以为，总体来看，在爱情小说创作上，写得比较好也比较美的，当属几位实力派女作家，如王安忆、铁凝、池莉、皮皮等。新生代女作家中，则有写出《上海宝贝》的卫慧和《百年因缘》的钟物言等。她们在背景的当代性、意蕴的个人性，以及艺术独到性上，都有各具手眼的不同特色，从她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代社会中爱情生活演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当代小说中爱情描写所已达到的高度。

在爱情题材写作方面，我们因种种原因所致，与国外相比，确有不小的差距。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要么是不够坦诚，要么就是无所顾忌，缺少应有的分寸；在具体的爱情描写上，要么是欲言又止，要么就走向媚俗，缺少合适的度数。像杜拉斯的《情人》那种令人萦怀的情欢，像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那种让人念兹在兹的情恋，既能动之以情，又能感之以美，在我们的作品中几乎很难找到。可以说，我们并不缺乏描写爱情的作家，但绝对缺乏描写爱情的大师。

加拿大有一家以出版浪漫爱情小说为主的禾林公司，在中国大陆进行了有关爱情小说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陆读者中有 80% 是小说读者，而小说读者中有 80% 为女性读者，女性读者又有 80% 热衷于读爱情小说。我相信这是事实。如今，人们在单位要竞短论长，在社会要龙争虎斗，只剩下一个温馨的港湾，那就是爱情。因此，写爱情、读爱情，当是注重生存质量的人们必然的和最好的选择。

她们的写作：擎起文坛“半边天”

在 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越来越惹人瞩目。文坛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多数出自于女性作家之手。即以近十几年来在文坛内外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来看，属于女性作家创作的，就有铁凝的《大浴女》、王安忆的《富萍》、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皮皮的《比如女人》、虹影的《阿难》、张抗抗的《作女》、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以及渐次走向成熟的七十年代人中的周洁茹、朱文颖、魏微、戴来等人的作品。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即便是与本世纪“五四”之后陡然崛起的现代女作家群相比，当代的女性写作，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抑或是风格的多样、作品的影响，都要大大超过世纪之初的现代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女性文学，当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的文学作品。女性作家涉足创作，不管有意识无意识，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不投入一定的主体色彩，因而也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从

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意识的文学与女性书写的文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确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不断演进与深化。就总体风貌而言，当代的女性文学比之现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诸如女性身份的性别强调，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的欲望表达等方面，当代女性写作比现代女性写作都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显豁。

如在女性意识的认知与把握上，现代的女性作家借助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塑造了无数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挤压下，或难以觅得幸福或终于离家出走，其人生的契机与命运的转折，都在于能否和怎样迈出父家与夫家的两重“家门”。这里的“家门”，事实上也成为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的象征。而在新一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也有这样那样的有关“门”的意象描写，但那已不再是父辈与夫家的“家门”，而是象征女性自身欲望的开启与闭合以及个人命运的起承与转合的“玫瑰门”（铁凝的小说）；是在渴求自由走向幽闭、希望沟通又需要遮蔽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凡墙都是门”（陈染的小说）。在这里，女性要冲破的，要走出的，不仅有外在的藩篱，更有内在的桎梏。这种由“外”向“内”的视点位移，使女性文学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革故鼎新。于是，在她们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在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多见的女性形象：投身于爱情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金谷巷的女孩儿”（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以不变的生活方式在多变的都市社会中坚韧地活着的王琦瑶（王安忆的《长恨歌》），挣脱无爱的婚姻束缚毅然决然地爱其所爱的水虹（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因求爱向善屡屡受挫最终走向愤世和恶俗的司绮纹（铁凝的《玫瑰门》），在性爱的自我体验中陶醉又在欲望的自我放纵中迷失的多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因情场失恋和为人内向蜗守居室在孤独中暗自神伤的黛二小姐（陈染的《无处告别》）……这些绰约多姿又姚黄魏紫的女性形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

学的人物画廊，有力地更新着其中已有的女性形象，而且以对身心本相的立体透视和生存境况的内在揭示，使文学中的女性世界成为现实中的女性世界察往知来又钩玄提要的艺术缩影。

与这种题旨内蕴上的本色化相适应，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摒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明显有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禀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林白、六十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不再纠结于她们所置身的环境氛围，有的索性采取一种天然认同的态度，她们更为关心的是在当下的现实之中，个人的愿望与欲望如何实现与兑付以及在实现中打了多少折扣。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说到“七十年代人”，我特别想为她们多说几句。“七十年代人”是

在社会生活中尚在成长的一代，也是在文学创作中正在成长的一代。成长中的她们，有稚气，有缺点，但也有锐气，有特点。就描写当下时代都市青年的生活，状写市场经济渗入社会人生的种种投影而言，她们各有所长，无可替代。然而，因为一两部在有些人看来“导向不好”而未必就那么不好的作品，经由“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七十年代人就不由分说地被打入了另册，一时间被视若洪水猛兽。2002年在北京附近的燕郊举行的“当代女性写作与她世纪”的研讨会上，许多七十年代女作家就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事实上，如周洁茹、戴来、魏微、朱文颖、陆离、赵波等七十年代人，以各自不同的意趣与方式看取生活和表现人生，其创作向越来越厚重的方向发展已显而易见。由一两个人的一两部作品，贬损整整一代人的文学写作，不说是荒谬绝伦，也绝对够得上简单粗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前，也许还可以理解，而发生在现在，实在让人不可思议。文坛总是需要新人，新人也总要登上文坛。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七十年代人”的轻慢，实际上是对文坛未来的轻慢。

对于整体的女性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仔细探讨。但现在已可看出的是，第一，当代文坛在九十年代之后面临市场经济的强劲冲击，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出现疏离市场，疏离现实，疏离读者的明显倾向时，主要以张抗抗、铁凝、池莉、毕淑敏、皮皮等人及部分“七十年代人”为代表的女性写作，以家常的生活、情爱的内蕴、好看的故事，切近普通读者，逐步赢得市场，使得整体文学在短暂的滞留之后，又重新直面新的社会生活，不致与当下的现实脱节或断裂。第二，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前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的拿手好戏与重要成果，主要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和乡土农村题材。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生活日益繁荣，但都市写作仍进展缓慢。王安忆、铁凝、池莉、张欣、林白、陈染等主要以都市为场景穷形尽相，使都市题材创作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构成。而“七十年代人”之后登场，干脆就是为当代都市青年

代言画像。在这种合力之下，如同当代都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一样，当代都市创作在整体文学中的位置也愈来愈突出。而这，正是女性写作通过自身发展所赢来的可喜局面。女性写作在这样两个方面的贡献，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还会日渐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来。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她们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的女性写作，在丰富文学表现、改变文坛风貌诸方面，其作用与贡献都显然无可替代。可以说，无论是相对成熟的五十年代人、六十年代人，还是尚在“成长”中的七十年代人，当代女性写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的与文学的内容，很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探究。

新一代女性作家活跃于世纪之交的文坛，是社会生活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中国新女性自立与自强的明证。而女性作家们卓有成效的艺术探悉和硕果累累的创作实绩，其意义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女性文学本身。它至少使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边缘的一种缀饰，而是总体文坛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一如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样，真正擎起当代文坛的“半边天”。